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八辑：德国俄国及挪威等国戏剧）

多幕剧

櫻桃园

〔俄〕柴霍夫 著
芳信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八辑：德国俄国及挪威等国戏剧）

◆多幕剧◆

樱桃园

〔俄〕柴霍夫 著 芳信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桃园 / [俄] 柴霍夫著, 芳信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6010-7

I. ①樱… II. ①柴… ②芳… III. ①剧本—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075 号

樱桃园

著 者 / [俄] 柴霍夫
译 者 / 芳 信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 × 900 1/16
字 数 / 110 千字
印 张 / 7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10-7 / I.1292
定 价 / 50.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俄」柴霍夫 著 芳信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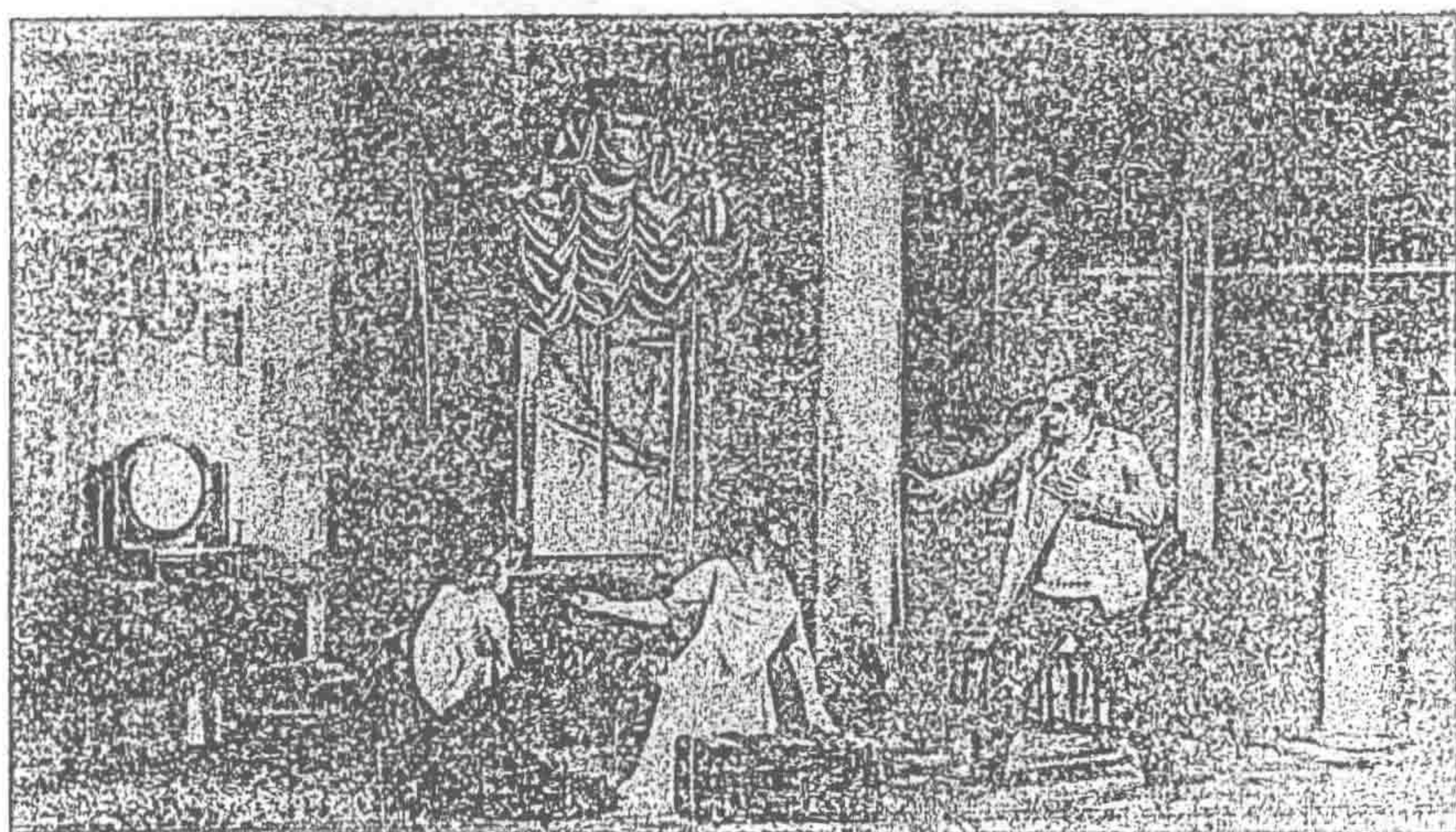
櫻 桃 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獻給雷克林先生



柴 霍 夫



西蒙諾夫劇場演出

櫻桃園

櫻桃園

人物

柳波芙·安得烈芙娜 女地主。

安孀 她的女兒，十七歲。

瓦孀 她的養女，二十二歲。

葛也夫·路尼德·安得烈維乞 她的哥哥。

洛帕興·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 商人。

特洛非摩夫·比德·謝爾該邑維乞 大學生。

謝勉與諾夫·辟希乞克 地主。

莎洛太·伊萬諾芙娜 家庭女教師。

葉辟霍多夫·謝派·潘貼列邑維乞 管事的。

杜孀莎 女傭人。

費爾司 老僕，八十七歲。

耶莎 年青的僕人。

流浪人。

火車站站長。

郵政局職員。

客人們和僕人們。

事件發生於柳波芙·安得烈芙娜的領地。

第一幕

（一間至今還叫着育嬰室的房間。有一道門通到安嫻的寢室。天剛破曉，太陽快要出來。已是五月，櫻桃樹滿開着花，可是園裏很冷，有一層薄霜。房裏的窗子都關着。拿着一枝蠟燭的杜媚莎和拿着一本書的洛帕興一同登場。）

洛帕興 謝謝老天爺，火車總算到啦。什麼時候啦？

杜媚莎 快兩點了。（吹滅蠟燭）天已經亮了。

洛帕興 到底火車耽誤了多久？至少有兩個鐘頭。（打呵欠，伸一個懶腰。）我這個人真有意思，鬧這麼一個大笑話！爲了上火車站去接他們，我才特爲到這兒來的，可是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就睡着了……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討厭……你應當叫醒我才是。

杜媚莎 我以爲你已經走了。（傾聽）呃，也許是他們來啦。

洛帕興（傾聽）不……他們先得取行李，還得忙這樣忙那樣……（稍停）柳波芙·安得列芙娜在外國耽了五年，不知道她現在變成怎麼個樣兒了……她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麻麻辣辣

的，爽直的人。我記得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兒的時候，我那去世了的爸爸——他一向在這邊村上開一家小舖子——一拳打在我的臉上，把我的鼻血也給打出來了……那天咱們倆是爲了什麼事兒上這兒院子裏來的，他喝醉了酒。柳波芙·安得烈芙娜，我記得就跟昨兒的事情似的，那時候她還年青着哪，人生得怪瘦的，她把我帶到洗臉架跟前，就在這間房裏，這間育嬰室裏。她說：「別哭啦，小鄉下人，到你娶媳婦兒的時候，你的傷口就準沒事兒」……（稍停）小鄉下人……我爸爸的確是一個鄉下人，可是這回兒，我卻穿着白坎肩兒，黃皮鞋……蛤蜊裏邊出珍珠，現在，我發了財，賺了很多的錢，可是，你要是仔細想一想的話，我不過是一個鄉下人罷了……（翻着書頁）我剛才唸這本書來着，我可是什麼也不懂……唸唸就打起瞌睡來了。（稍停）

杜孀莎 那些狗整晚都沒有睡覺，它們知道主人要回來啦。

洛帕興 杜孀莎，幹嗎你這麼……

杜孀莎 我的兩隻手發抖，我要昏過去了。

洛帕興 杜孀莎，你太過嬌養慣了。你穿得跟一位小姐似的，頭髮也梳得怪好的。這是不成的。你得記住你的身份。

（葉辟霍多夫拿着一束花登場；他穿着一件短衣服，一雙擦得雪亮的長統靴，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當他進來的時候，他那束花掉在地上。）

葉辟霍多夫（拾起花束）這是園丁送來的；他說把它放到飯廳裏。把花交給杜媚莎。）

洛帕興 給我帶一杯汽水來。

杜媚莎 知道了。（退場）

葉辟霍多夫 這回兒下着霜，冷到三度，櫻桃樹倒全開花了。咱們的氣候是沒法兒恭維的。

（嘆息）沒法兒。咱們的氣候就沒有適當的時候。噯，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我要順便告訴您，前天我買了一雙長統靴，實在說，它們嘎吱嘎吱響得真不成話。應該搽什麼油才好？

洛帕興 走吧。討厭。

葉辟霍多夫 每天我都要碰到些倒霉的事兒。我可是不叫冤；我過慣了，甚至我還好笑。

（杜媚莎登場，把汽水遞給洛帕興。）

葉辟霍多夫 我還是走的好。（碰着一張椅子，把它撞倒。）喏……（顯然勝利似地）喏，你瞧！請原諒我的失言，老碰到這種事情……簡直是了不起！（退場）

杜媚莎 我告訴你，葉摩拉伊·亞列克色邑維乞，葉辟霍多夫對我求過婚了。

洛帕興 哦！

杜媚莎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他是一個溫存的人，不過他常常說些人家聽不懂的話。怪好的，怪動人的，只是教人不明白。我也有幾分喜歡他。他卻發瘋似地中意我。他是一個倒霍鬼，每天都得鬧點兒什麼事情。大家都捉弄他，叫他做二十二個倒霍。

洛帕興 （傾聽着）：噯，我想他們來了……

杜媚莎 來了！我怎麼啦……渾身都發冷。

洛帕興 真的來了。咱們出去接他們吧。她會認得我嗎？五年不見面了。

杜媚莎 （激動）我要昏倒啦……哦，昏倒啦……

（聽得見兩部馬車抵家的聲音。洛帕興和杜媚莎匆忙地退場。舞台空着。隣室裏開始起了一片鬧聲。

費爾司拄着他的手杖，急忙地跨過舞台，他到車站上接過了柳波芙·安得列芙娜。他穿着一身舊式的制服，戴着一頂高帽子；他喃喃地對自己說着話，可是一個字也聽不清楚。後台的聲音逐漸高起來。有人這麼說：『噯，打這邊走吧……』柳波芙·安得列芙娜，安媚，和川鍊子牽着一頭小狗的莎洛太，都穿着旅行的服裝；瓦爾穿着大衣，戴着頭巾；葛也夫，辟希乞克，洛帕興，拿着包裹和傘的

杜媚莎，以及拿着各種零星行李的僕人們——大家全通過舞台。）

安媚 打這邊走吧。媽媽，您記得這個房間嗎？

安得烈芙娜 （快樂地，含淚地）育嬰室！

瓦媚 多冷呀，我的手都凍僵了。（對柳波芙·安得烈芙娜）媽媽，您的房間，那間白色的和紫色的，還是跟以前一個樣兒。

安得烈芙娜 育嬰室，我那可愛的，美麗的育嬰室……我小時候是住在這兒的……（哭）就是現在，我還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親親她的哥哥，親親瓦媚，然後再親親她的哥哥）瓦媚還是跟以前一個樣兒，就像一個尼姑似的。還有杜媚莎，我一看就認得……（親親杜媚莎）

葛也夫 火車就誤了兩個鐘頭。什麼話？這算得了守時刻嗎？

莎洛太 （對辟希乞克）我的狗連胡桃也會吃。

辟希乞克 （訝異地）真的嗎！

（除了安媚和杜媚莎，他們全退場。）

杜媚莎 真把我們等壞了……（給安媚脫掉大衣和帽子）

安媚 我在路上有四晚沒有睡過覺……現在我冷極了。

杜媚莎 你是在四句齋動身的，那時候下雪，結冰，可是現在呢？我的寶貝兒！（笑着，親她）我中意的，好小姑娘啊，你真把我等壞了……我現在要立刻告訴您，我一分鐘也不能再等了……

安媚 （無精打彩地）又是什麼……

杜媚莎 管家的葉辟霍多夫在復活節以後，對我求過婚哪。

安媚 你老是說這一句話……（整理頭髮）我的別針全掉了……（非常疲勞，幾乎站不住。）

杜媚莎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他愛我，非常愛我！

安媚 （眷戀地深望着她自己的房門）我的臥房，我的窗子，好像我不曾離開過它們似的。我回家啦！明兒一早起來，我就要跑到花園裏去……哦，我只想好好兒睡一覺！我在一路上就沒有睡過，我又耽心又着急。

杜媚莎 前天比德·謝爾該邑維乞來了。

安媚 比德！

杜媚莎 他在澡堂子裏睡覺，他就住在那兒。他說他怕打攪我們。（看錶）我應該叫醒他的，可是瓦爾瓦娜不讓我叫。她說，「你別叫醒他。」